

### 第三章 《白蛇传》与《幽魂娜娜》反映的宗教观

我们可以看到，《白蛇传》故事受到佛教轮回及因果报应等思想的影响极大，法海作为金山寺的住持，本身就是代佛行事的。佛教自东汉时期由印度传入中国，逐步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中国佛教，对民众生活的影响日益见广，甚至超过了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在这场人妖之间的斗争进行到十分激烈的时候，作为佛的代言人的法海的出现平息了这场战争，剧本《白蛇传》更是着重强调再生转世，宣扬佛法无边，可见，在某种程度上宗教已成为人们解决现实困境的出路和寄托，人们期望借助宗教这一超自然的力量（如祭塔，佛圆），使白素贞摆脱永镇塔底的悲惨命运。《白蛇传》故事最后是以喜剧性的大团圆作为结局，这与佛教善恶因果的思想有密切关系。

而《幽魂娜娜》可以说是泰国式的《白蛇传》，泰国特别深刻地受到了佛教轮回思想的影响，亚赞多大师用善心解脱了娜娜的痛苦，让她看透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全都是犯了极大的错误，越追求越痛苦，证明了人与鬼不能同活。佛教是当时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人们将佛教看成是精神生活中最崇高的东西，高僧本身代表佛，最后亚赞多大师用佛教理论教义诱导了娜娜，让娜娜这一形象体现出了佛教对于生命的珍惜。一切皆苦，万法皆空，爱情亦是如此，有爱就会痛苦，生死离别的坚持也终归于一苦，只有空，只有没有了爱，苦才会随之消失。

#### 第一节 佛教对《白蛇传》的影响

《白蛇传》故事的流传与演变过程中，佛教文化对其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本土道家的作用，主要人物法海的法力无边，救人于苦海，而故事中出现的道士

都由于法力不够被妖怪击败，便是最直接的一个证明。白素贞最终能从被囚禁的塔中重获新生，各个主要人物都获得了美满的结局，也正是佛教“因果报应”，善因必生善果，恶因必生恶果，今生的伦理境遇取决于前世的善恶修行，人们在现世的善恶作业决定了来世的善恶果报的明白显现。尽管白素贞是妖怪，并不符合正统观念中“人妖殊途”的看法，然而她却实实在在付出了爱，造福了百姓，所以做了善行，故事的最后给了她和她身边的人，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从更深层次的角度看，人们在现实中经历了贪官当道，罪恶横行，正义无法得到声张，对现实失望，愤怒，也只能通过因果报应，善有善报这样的故事结局，来宣泄自己愿望和希冀。这样的结局多少能给在苦难中挣扎着的人们带来一点心灵的慰藉，一丝生活的信心。

谈佛教对《白蛇传》的影响就不得不先谈法海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和尚，代表佛教的形象，成为《白蛇传》中的主要人物，他为了佛家戒律，为了他所理解的正义，极力拆散白素贞与许仙这个家庭，使这个人妖组成的家庭遭受了破灭的命运，从情感上讲，容易被认为是一个拆散幸福感情的反面角色。他超越了人世间所有情欲，达到了佛家所谓“四大皆空”的境地。他降妖除魔，救民于苦难之中，从这个角度讲，他也是一个正义的化身，只不过与白素贞的立场不同。法海所代表的正义认为，虽然不能杀生，但动物是低贱的，所以妖怪不能得寸进尺进入人类社会达到与人结婚生子这种平等的地位，这有违佛教世界的经典秩序。

当然法海所认为的一切并不完全与佛教的思想一致。站在佛教角度看，一切胎、卵、湿、化形态的众生都属于可悲的轮回和救度的目标，当然无论是人还是妖，在佛、法、僧三宝面前平等，根本没有所谓对“妖”的歧视。只要所谓的“妖”不危害众生，消灭它们也算杀生害命，所以在佛教根本没有“降妖除怪”的理论和主张，那完全是民间的误会和歪曲。

从一切生命的自性来说，是没有分别的，一切生物都有佛性，但从具体个人的心地来说，则因心灵被污染的程度不同而有千差万别，故有佛魔之别，人妖之分。舍己利他则是佛菩萨的品质，而自私自利、知错还做的人就是魔的品质。

在这样的角度来看，法海并不完全代表佛教的化身，他本身又有局限，在对待妖怪的事情上不懂变通，认为凡妖必恶，从而固执地与白素贞作对，想要降伏他所遇的妖怪，从这个角度来说，《白蛇传》正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僧人研习佛法，无限靠近佛法的最高高度，但僧人毕竟是人，总是有缺陷的，在这样或那样的方面，总有不足之处，然后从整个故事的角度来讲，佛法又是无边的，统摄整个故事的思想，离不开佛教的“因果报应”。因此，可以认为佛教的影响是深远的。

然而另一方面，法海身上又体现出了出家人慈悲为怀的品质。尽管法海降伏白素贞的态度非常坚决，不容反对，这是出于他严守佛家戒律的原因，同时他又具有很强的人情味，发现白素贞进入人间影响人间的时候，他最先采取的是救走许仙的做法，因为毕竟许仙是对白素贞有感情的，直接除掉白素贞可能会对许仙的心理产生巨大的伤害，况且这时他发现白素贞怀有许仙的骨肉，从这个角度来说，容易被人们评论为太具有人情味，不够理性，对佛法的要求执行得不够坚决，对佛法的参悟不够透彻，但是他毕竟也是一个人，在解决白素贞与许仙这样人妖间产生感情的问题时，他认为救走许仙和直接除掉白素贞，都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他宁愿选择前者，没有选择直接对白蛇镇压的方式，而是考虑保全白素贞肚子里的人类骨肉，这是比较温和的方式，体现出他具有一定的人情味，并非完全冷酷无情。

然而，《白蛇传》中出现的各种妖怪，包括白素贞，它们本是动物，经过千年万年的修炼，最终得以修炼成精，这体现了中国道教的“万物皆有灵性”的思想，它们虽是动物，却具有灵性能够通过修炼的方法达到提升自己的目的，甚至在《白蛇传》最后他们还有成仙的可能，这些都是道教的内容。

然而白素贞法术高强，为救丈夫水漫金山，最终仍然敌不过佛法无边的法海，可以说宣告了佛教在整个故事中对道教的胜利，不仅如此，如前所述，统摄整个故事的，是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所以，佛教对《白蛇传》的影响的深远可见一斑。

## 第二节 佛教对《幽魂娜娜》的影响

源于泰国的《幽魂娜娜》中受到的佛教影响显然更为广泛，更为深远，泰国毕竟是一个佛教国家，佛教本来就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的泰国农村，村子里寺庙是最为神圣的场所，人们平时会去祈祷、供奉佛教神明，询问吉凶等等，可以说佛教就是人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精神依靠，另外有重大的公共活动或者需要聚集开会做出什么决定，也都是在寺庙中进行的，可见这也是一个凝聚全村人行动与思想的场所，显示出它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寺庙里的僧人地位也非常高，娜娜想念远行的丈夫，心中悲伤，迫切想等到丈夫归来的一天，于是她上庙里向高僧询问丈夫的情况，答应为庙里做贡献，在家中供奉平安符，可以说人们对于这些自己无法决定的事，都会依赖佛陀和高僧的点化，以此希望能够为丈夫去除灾厄。而娜娜的丈夫在战场经历了九死一生以及挚友离去后，看透了人生，也希望能够在孩子出世后皈依佛门，可以说，这些体现出来的是人们将佛教看成是精神生活中最崇高的东西，认为最后的净地就是佛门，最终的救赎就是佛法，佛代表着至高无上。

再从现实关系中看，寺庙里的僧人，特别是住持，一般也被看作是村里智慧最高，最受尊敬的人，他们说的话做的事，被认为是完全正确而且必须遵守的。而在村中敢于向娜娜的丈夫揭露娜娜身份的人一个接一个惨死的时候，只有村中寺庙的住持敢于直接到娜娜家中去，亲自告诉娜娜的丈夫关于娜娜的事实，可以说，这至少证明两个问题，一是寺庙住持在人们生活中的受尊敬的地位；二是反映了佛教的强大力量，因为即使全村都蔓延着一种恐慌，说出真相就会丧命，只有住持敢于顶住这样的压力，这体现了佛教的至高力量，超越妖魔的这种绝对性的优势，所以，修行的高僧，不仅他们自己面对鬼怪心中无所畏惧，同时即使是娜娜本身，也知道佛教的法力无边，不敢轻易对高僧出手，可见在整个故事中佛教还是拥有最高的地位，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人们心里。

最后亚赞多大师的出现代表着整个故事情节发展到最顶峰，无论是庙里的住持高僧以及专程请来的驱魔者，都无法降伏力量强大的娜娜，唯有远道而来的真正的大师，智慧高深，懂得降伏娜娜的方法从而很快解决了问题，他是在其他人都束手无策时出现的，向大家展示的是佛法的广大无边，具有超越一切的权威性，必定能够解决这样棘手的问题。亚赞多大师在整个故事中只出现了两回，第一回是他救活濒临死亡的娜娜的丈夫，展示了他高超的医治能力，第二回就是故事最后出现解决事件让娜娜可以超生，可以说冥冥之中体现了佛教的至高无上的力量，在解决棘手难题的时候，最后还是代表佛的高僧出现解决了问题，这便大大提升了佛教的权威，也奠定了整个故事对佛教的定位和看法，就是佛是仁慈的，其他人拼命想除去化为鬼的娜娜，直接想让她魂飞魄散，永远消失，可以说是毫无怜悯之心，而亚赞多大师放生娜娜，取下头盖骨使她接受佛法的洗礼，超度，从而未来可以消去她的业障，消去她的怨念，让她得到心灵上的解脱，不再受苦，这其实是一种最大的慈悲，也是出于佛教对人生的最深刻的理解，因为娜娜与许多生活在世的人一样，她对他人产生的怨念并做出了杀人的举动，其实是源于她对丈夫深深的爱，这种执着其实是情有可原的，不过正因为太过执着，才采取了伤害别人的方式，杀掉可能泄漏她身份的人。亚赞多大师先让她与丈夫告别，让她可以直接表达对丈夫的爱，同时也让她知道她的丈夫完全接收到她的爱意，这样，便让她的哀怨慢慢地可以化去，这也是在消除娜娜的痛苦，体现了佛的“慈悲为怀”。对娜娜的超度也是基于同样的目的——化解娜娜的罪孽，消除她的痛苦，让她投入到一个新生命里开始新的生活，这种慈悲的关爱对娜娜是一种完全的解脱，于是她也能够没有任何遗憾的离开，心中不会带有任何不满，可以说也体现了佛教对于生命的珍惜，对解脱生命痛苦的重视。

### 第三节 《白蛇传》与《幽魂娜娜》的伦理观比较

《白蛇传》中，白素贞身为蛇精，本来存在的意义在于持续修炼以达到升仙的程度，但为了报答许仙的救命之恩，她却放弃她原本的生存目标，化作人形与他成亲，在家尽心操持家业，辅佐许仙，关键时刻甘愿舍弃自己的道行以救许仙一命，这是一种无怨无悔的牺牲和奉献。

《幽魂娜娜》中，娜娜由于带着对丈夫浓浓的思念而死去，死后不愿离开，化成鬼试图完成自己的心愿，反过来说其实也是对爱情的一种忠贞，因为她不想让丈夫回来后发现她和儿子都已不在人世而经历巨大的痛苦，她幻想着化作鬼，至少能尽量让征战回来身心俱疲的丈夫不致很快承受伤痛，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忠贞的爱情，她不愿轻易一走了之，而考虑想给归来的丈夫心灵的快乐，这是一种牺牲。

当然，白素贞和娜娜，在苦苦维护她们的爱情的时候，也做一些伤害其他人的事，比如白素贞为了逼迫法海放出被软禁的许仙而运用她的法力水淹金山，使得全城百姓遭受了苦厄，而娜娜更是对那些想要对她丈夫讲出真相的村民一个都不放过，在这些时候，白素贞和娜娜的爱情，变成了一种固执的占有和控制，为了表达她们的爱而不择手段，不管周围其他人的生死，可以说这又是自私的，为了占有另一半的爱，为了控制另一半的心，搞得满城风雨。

可以说在两个故事里，白素贞和娜娜，她们的爱都是真真切切的，她们也为爱情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和牺牲，然而，当她们的爱情遭遇危机时，却不惜代价地去挽回，甚至伤害了许许多多无辜的人，这种时候她们的爱情也不免落入自私，成了一种固执的占有和控制。我们应当肯定白素贞和娜娜的感情和她们的无私付出，然而最后她们自私的试图维护爱情的举动却都遭到了失败和打击，这是应该被否定的，爱情应该是无私的奉献和牺牲而不是自私的占有和控制。

《白蛇传》和《幽魂娜娜》两个故事里，白素贞和娜娜的爱情都经历了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开始的时候一帆风顺，接着她人由于无法容忍人与妖怪或者鬼的结合而加以干涉，企图拆散她们，于是她们开始运用法术掩盖自己的身份，或蒙蔽他人的眼睛，影响他人的判断，甚至杀害正义之言者，以维护一己私欲。然而最终她们都抵挡不住与爱人分开的命运，故事的最后，她们得以摆脱自己的哀怨和执着，她们的爱也得到爱人的理解，至于结局，她们要么安心地离去，要么得道成仙或者投胎转世。白素贞和娜娜的爱情都得到世俗冲击的考验，最终得到了升华，不管是她们自己，她们的爱人或者曾经反对她们的人，也都对她们忠贞不二的爱情进行了肯定。两个故事都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爱情的伟大不在于执着到底，执着有时候是盲目的，但是经历了无数世俗考验的爱情，最终却能得以升华，成为经典，被人们所认可，成为真爱。

真正的爱情对于人生价值和人生目标的实现，是有促进作用的。白素贞最后得道成仙，得以过上自己所期盼的生活，是因为她经历了与许仙这段感情的洗礼，领悟到了人间的真谛。尽管在中间，曾经引起了腥风血雨，经历了痛苦抉择，最后一切结束的时候，她对于爱情，对于人生的认识也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所以，这是一段帮助人成长的经历，爱情经过考验才成为真正的爱情，人生也是一样，只有在考验中才能够一步一步地接近对人生的深刻认识。娜娜最后得以转世投胎，也正是因为她在杀害许多人，甚至连爱人都惧怕她的情况下，才终于认识到自己近乎占有与控制的偏执，这不是爱情本身，而且这样的表达方式伤害了許多人。如果需要以许许多多他人的牺牲来实现她的爱，这根本不是她所要的爱，所以最后她终于看清了爱情，也看透了人生，她可以放下自己的怨恨和执着，放心离开。在经过一番令人伤心的考验之后，娜娜的爱情才得到了升华，她找到了真正的爱情，她对爱情，对人生的认识也变得更加深刻，更加准确，所以说，真正的爱情只有通过考验，才能使人们看到它的美好本质。